

## 《徹底的愛》 中文譯本源起

我們首次認識鄭書祥博士牧師（Patrick），是在二零一三年六月。當時，Patrick剛應邀為首次在香港舉行，由基恩之家統籌的全亞洲區同志共融教會「激揚會議」（Amplify 2013）擔任嘉賓講員。隨後，性神學社、基恩之家及其他協辦團體亦乘Patrick訪港之便，為他舉行了一場酷兒神學公開演講：「酷兒基督徹底的愛」，提出教會為何有必要接納和支持性/別小眾，作為教會的其中一個牧養使命。我們就是從這兩項教育活動中，受Patrick所介紹的「酷兒基督徹底的愛」所吸引！

翌年六月，性神學社再次邀請Patrick蒞臨香港，與歐陽文風博士牧師及胡露茜博士擔任首屆中、港、台酷兒神學暑期工作坊的導師，透過聖經研究和神學反省，帶領參與者研習當今性小眾所面對的切身問題，並探討當代女性主義及酷兒神學所提出有別於主流教會的神學向度及牧養觀點。

為期一星期的工作坊，讓我們看見Patrick這位思維清晰、幽默風趣、平易近人的華人神學家及牧者，如何從自身的酷兒身分及經歷出發，述說酷兒基督的故事，建立落地的、有血有肉的神學。

## 陳序

陳佐才

聖公會法政牧師

有幸被邀替鄭書祥牧師著的《徹底的愛：酷兒神學導論》（*Radical Love: An Introduction to Queer Theology*）寫序。在動筆前的細閱過程中，心境的改變非常明顯。

最先浮現的是無比的親切感。這親切感大概是源自作者和我一樣同是華人，曾經也有一大段時間在香港居住和成長；同是聖公會牧師，且在神學教育機構擔任教職；書中神學建構所建基的資源——聖經、傳統、理性和經驗，是聖公會人熟悉和珍惜的信仰根據；而用使徒信經和尼西亞信經中三位一體——聖父、聖子和聖靈的框架去闡釋神學，更是聖公會認可和慣用的大公神學表達模式，也是我個人喜用的模式。

然而，當我看到“Queer”被翻譯為「酷兒」時，這種家人的親切感中浮起了一絲陌生的感覺。“Queer”是異，酷的含義可以聯想到冷酷、殘酷，但與「似」字聯起來便成了「酷似」，跟「異」的含義剛好相反。在教會中，我們更會著重路加福音對被邊緣化的小眾的體驗和行動，最喜歡用的聖經是哥林多前書十二 22-23：「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

越發給他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這段經文頗有點中國武俠小說的俠義精神。激昂起來，也有為朋盡義、雙脅插刀的激動。但這只是以酷兒為異兒的境界，我從沒有想到酷兒可以是「酷似兒」的聯想。

激發我產生這聯想的是這本書的命題：基督教神學基本上酷兒神學。作者與同性丈夫邁可同墮愛河，同組織家庭的經驗，使他發現在上主徹底的愛中，許多與他人分隔的界線都變得流動，當中包括理智、情感和物質的界線。酷兒的研究和酷兒理論更推定由生理性或社會性定義所衍生的二元範疇，實質上是流動和可塑的，而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固定和必然的。好些二分範疇阻礙了人性的真實發展，割裂了人心渴想回歸的共融，但它們是可以再被定義的。這發現對我來說是震撼，但卻非全然陌生。它使我想起了我講道和寫作最喜用的兩段與耶穌有關的經文。面對猶太社會中律法的專橫，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不是人為安息日設立的。」（馬可福音二27-28）面對血緣共融的局限，耶穌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著門徒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

v	《徹底的愛》中文譯本源起	
viii	代序：	
	徹底的愛——沒有終結的神學！	歐陽文風
xi	郭序	郭佩蘭
xiv	陳序	陳佐才
xx	致謝	
xxiv	導論	
<hr/>		
1	第一章 甚麼是酷兒神學？	
3	酷兒用語	
10	界定酷兒神學	
13	酷兒神學的四個來源	
25	例子：同性婚姻作為聖禮？	
<hr/>		
31	第二章 酷兒神學的系譜	
33	酷兒神學的四部分	
48	將來的趨勢：身分的交織性與混雜性	

---

53	<b>第三章</b>	<b>上主：發出徹底的愛</b>
54		啟示：上主作為徹底的愛出櫃
59		上主：徹底的愛本身
65		三一：徹底的愛的內在群體
72		創造：上主傾出徹底的愛

---

81	<b>第四章</b>	<b>耶穌基督：恢復徹底的愛</b>
82		罪：拒絕徹底的愛
91		耶穌基督：體現徹底的愛
99		馬利亞：徹底的愛的懷有者
107		代贖：透過徹底的愛終止找人作代罪羔羊

---

113	<b>第五章</b>	<b>聖靈：回到徹底的愛</b>
115		聖靈：將我們指向徹底的愛
120		教會：徹底的愛的永恆群體
128		聖徒：突破徹底的愛
135		聖禮：預嘗徹底的愛
146		末後的事情：徹底的愛的領域

---

153	<b>結論</b>	
156	<b>基恩之家</b>	
157	<b>性神學社</b>	

## 甚麼是 酷兒神學？

甚麼是酷兒神學？對很多人來說，「酷兒神學」是個有問題的用語。他們可能問：神學與「酷兒」有甚麼關係？「酷兒神學」本身不是個自相矛盾用語嗎？「酷兒」不是貶義詞嗎？對某些人來說，「酷兒」這個詞有令人痛苦的含義，特別是當他們因為在性態或性別身分上被視為與別人不同，或實際上與別不同，因而被冠以這個稱號時。

不過，在近年，越來越多學者在多種神學和聖經脈絡中使用「酷兒」這個詞。其中一個例子是 *Queer Theology: Rethinking the Western Body* 這本文集，這本書收錄了神學家一些富爭議的文章，討論神學、性態和性別身分的交會。<sup>①</sup> 另一個例子是奠基性的 *The Queer Bible Commentary*，

這本書從被邊緣化的性態和性別身分這個角度註釋整本聖經——由創世記到啟示錄。<sup>②</sup>

那麼，酷兒神學究竟是甚麼？簡單地說，如果我們將

神學界定為「言說上主」（也就是 *theos* [神] + *logos* [話語]），我們就可以將酷兒神學理解為關於上主的酷兒言說。這當然帶來一個問題：酷兒這個詞究竟是甚麼意思？而這是更複雜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先討論酷兒用語。

<sup>①</sup> 參 Gerard Loughlin, ed., *Queer Theology: Rethinking the Western Body* (Malden, MA: Blackwell, 2007).

<sup>②</sup> 參 Deryn Guest, Robert E. Goss, Mona West, and Thomas Bohache, eds., *The Queer Bible Commentary* (London: SCM Press, 2006).

## 酷兒用語

這一節至少討論「酷兒」這個詞的三個意思：首先作為一個概括用語；其次作為越界行動；第三是作為抹掉界線。自從 1990 年代開始，LGBT 學者（也就是自我界定為女同志〔lesbian〕、男同志〔gay〕、雙性戀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雙性人 / 間性人〔intersex〕、性

態存疑者〔questioning〕或盟友〔allies〕的學者）已經將「酷兒」這個詞從以前負面的含義中奪回過來。<sup>③</sup>

從歷史角度看，「酷兒」這個詞曾經以負面方式呈現。例如：*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界定「酷兒」為「古怪、奇怪、奇特、怪異」，

以及「與同性戀者或同性戀有關」。這辭典將這個詞語的歷史追溯到維吉爾(Virgil)的〈埃涅阿斯紀〉(*Aeneid*) 一個 1513 年的譯本，猜想這個詞源自德語的“*quer*”，意思是「橫斷的、傾斜的、橫過、成直角、引起阻礙的」。

不過，這辭典也指出，雖然「酷兒」原本帶有貶義，但自從 1980 年代開始，便作為「中性或正面的詞語」使用，它引述 1987 年一篇報紙文章，報導一次巡行一句幽默的標語：「我們在這裡，因為我們是酷兒。」(We're here because we're queer)。<sup>④</sup> 現在，我們轉向討論「酷兒」這

③ 有關「酷兒」這個詞在神學教育的脈絡下有用的討論，參 Carter Heyward, “We’re Here, We’re Queer: Teaching Sex in Seminary,” in *Body and Soul: Rethinking Sexuality as Justice-Love*, ed. Marvin M. Ellison and Sylvia Thorson-Smith (Cleveland, OH: Pilgrim Press, 2003), 78–96.

④ 參“*qu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June 2010 draft revision), <http://www.oed.com>.

婚姻，以及這種婚姻應否被視為聖禮（也就是教會的正式禮儀），也就是好像異性婚姻那樣的問題。<sup>49</sup> 當然，這是一個在主流基督教會中製造很多分歧的問題，特別是美國越來越多地方（例如康涅狄格州、愛荷華州、麻省、新罕布什爾州和佛蒙特州）容許同性伴侶在民事法律下結婚。

關於神聖經典這第一個來源，酷兒神學家可以訴諸聖經關於親密同性關係的敘事，例如約拿單和大衛（他們一起「立約」）、<sup>50</sup> 路得和拿俄米（她們立誓彼此跟從，傳統上是在異性婚姻儀式中使用的）、<sup>51</sup> 甚至耶穌和祂

所愛的門徒。威爾遜寫過這些同性關係，<sup>52</sup> 威廉斯也曾經這樣做，他推測耶穌是男同志，祂所愛的門徒不單是祂的愛人，也是拉撒路的另一個名字。<sup>53</sup>

<sup>49</sup> 我們應該指出，羅馬天主教會承認七種聖禮，包括婚姻，但大部分更正教宗派都只承認兩個聖禮：洗禮和聖餐禮。在這裡，我廣義地用「聖禮」這個詞作為教會的正式禮儀。

<sup>50</sup> 參撒母耳記上二十 16。

<sup>51</sup> 參路得記一 16。

<sup>52</sup> 參 Wilson, *Our Tribe*, 140-57.

<sup>53</sup> Williams, *Just As I Am*, 120-23.

<sup>54</sup> Boswell, *Same-Sex Unions in Premodern Europe*, 218-19.

關於傳統這第二個來源，酷兒神學家可以引用博斯韋爾關於在教會歷史中同性的祝福禮儀的著作。博斯韋爾推測，這些禮儀是建基於古羅馬「兄弟關係」的禮儀，源自初期基督教對同性聖徒伴侶的著迷，這些伴侶包括「好像塞吉阿斯（Sergius）和巴克斯（Bacchus）這對軍人伴侶」，他們可能是情侶。<sup>54</sup>



同樣，酷兒神學家也可以引用倫敦大學歷史學家布雷（Alan Bray）的研究。這研究集中在聖公會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的傳統上，這個傳統將兩個同性朋友合葬在同一個墳墓中，以婚姻的意象完成。<sup>55</sup>

關於理性這第三個來源，酷兒神學家可以借助酷兒理論和後結構主義思想，挑戰由於「自然」，婚姻必須只限於一男一女這個觀念。正如上面指出，有數以百計的動

物物種從事同性性行為和別異性別行為。而正如性態和性別身分的情況，關於婚姻的界定性界線是由社會建構的，會隨著時間而改變。<sup>56</sup> 例如：多妻在聖經時代是容許的，而美國禁止不同種族通婚的反種族通婚法律（antimiscegenation laws）遲至1967年才由最高法院宣佈為不符合憲法。

最後，關於經驗這第四個來源，酷兒神學家可能借助LGBT人士在長期關係

中的經驗，並檢視這些關係事實上怎樣可見地顯明上主在這些人的生命中那不可見的恩典。例如：靈性教授兼男同志哈代（Richard Hardy）寫到男同志伴侶的生命被HIV/AIDS觸及，以及這些關係中的男人怎樣成了

<sup>55</sup> 參 Alan Bray, *The Frie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也參 Alan Bray, "Friendship, the Family and Liturgy: A Rite for Blessing Friendship in Traditional Christianity," *Theology and Sexuality*, no. 13 (Sept. 2000): 15-33. 例如: Blessed 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和他好朋友 Ambrose St. John 葬在同一個墳墓，但當羅馬天主教在 2010 年準備將 Newman 祝聖時，他的遺骸被移走。

<sup>56</sup> 當然，在革新 LGBT 信仰群體中，對同性婚姻最終會令酷兒得益，還是只是重新建立父權價值觀，存在不同的意見。例如：參 Mary E. Hunt, "Same-Sex Marriage and Relational Justice," *Journal of Feminist Studies in Religion* 20, no. 2 (Fall, 2004): 83-92.

耶穌基督是單性繁殖的產物，在傳統上又被描述為有男性的生殖器，<sup>14</sup> 祂實際上是雙性人/間性人！這個觀察是重要的，因為雙性/間性神學是酷兒神學中正在冒起的一個

範疇，<sup>15</sup> 正如LGBT群體越來越留意到好像北美間性學會（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這樣的雙性/間性政治運動和組織一樣。<sup>16</sup>

<sup>14</sup> Leo Steinberg, *The Sexuality of Christ in Renaissance Art and in Modern Obliv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sup>15</sup> 例如，參 Cornwall, “Apophysis and Ambiguity”; Cornwall, “The Kenosis of Unambiguous Sex in the Body of Christ”; Gross, “Intersexuality and Scripture.”

<sup>16</sup> 參 Susan Stryker, *Transgender History* (Berkeley, CA: Seal Press, 2008), 138–39. 估計每 200 個出生的孩子，就有一個有某種「間性基質」。參 Mollenkott, *Omnigender*, 45.

<sup>17</sup> McNeill, *Taking a Chance on God*, 138.

<sup>18</sup> Williams, *Just as I Am*, 110.

馬利亞消解性別界線的另一種方法，是透過提供一條進入神性女性的路而挑戰父權。例如：麥克尼爾指出，馬利亞可以是對傳統基督教論述中的上主那純粹的父親形像一種有力的

解毒劑。<sup>19</sup> 類似地，威廉斯提出，馬利亞是讓基督徒與神性的女神連繫的方式。對威廉斯來說，重要的是，應該視馬利亞為繁殖和母親身分而不是童貞的象徵。他提出，強調馬利亞的童貞往往引致令馬利亞以及一般的婦女被感性化，當作偶像來崇拜。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尊崇「安靜、軟弱、永恆的童女」，而應該尊崇「可畏、有力、美麗和有生育能力的天上王后」<sup>20</sup>。

最後，馬利亞透過她在流行想像中怎樣被描述而消解性別界線。例如：斯圖爾特顯示，在二十世紀前，馬利亞

## 酷兒牧養關顧

關於教會論第二組重要的課題是牧養關顧。LGBT 人士透過教會——徹底的愛的外在群體——彼此服事，並在群體中找到屬靈、情感和身體的醫治。正如其他邊緣性群體一樣，LGBT 人士有獨特的牧養需要。在 1980 和 1990 年代尤其是這樣，因為那時不少男同志因 HIV/AIDS 而喪生。<sup>①</sup> 雖然今天 HIV/AIDS 的危機仍然存在，或許特別是在第二及第三世界，但蛋白醣抑制劑 (protease inhibitors) 的出現大大延長了 HIV/AIDS 患者的壽命。<sup>②</sup> 不過，今天男同志群體仍然面對困難的問題，包括由於不用避孕套而進行肛交引致 HIV/AIDS 的感染個案增加。<sup>③</sup> 近年出版了好些關於牧養關顧 LGBT 人士的有用資源，包括 *Ministry Among God's Queer Folks: LGBT Pastoral Care*。<sup>④</sup> 其他關於 LGBT 牧養關顧這個課題的書籍包括：*Counseling Lesbian Partners*；*Discovering Images of God: Narratives of Care Among Lesbians and Gay Men*；*Spiritual Directions of*

① 參 Fortunato, *AIDS, The Spiritual Dilemma*; Hardy, *Loving Men*; William D. Lindsey, "The AIDS Crisis and the Church: A Time to Heal," *Theology and Sexuality*, no. 2 (March 1995): 11-37; Ronald E. Long and J. Michael Clark, *AIDS, God, and Faith* (Las Colinas, TX: Monument Press, 1992).

② 關於與受 HIV/AIDS 感染的人有關的資源指引，參 Joshua L. Love and Metropolitan Community Church Global HIV/AIDS Ministry, *Uncommon Hope: A DVD Enhanced Curriculum Reflection the Heart of the Church for People Affected by HIV/AIDS* (Victoria, Canada: Trafford Publishing, 2009).

③ 參 Goss, *Queering Christ*, 72-87 (討論不用避孕套進行肛交的倫理和屬靈面向)。

④ David J. Kundtz and Bernard S. Schlager, *Ministry Among God's Queer Folks: LGBT Pastoral Care* (Cleveland, OH: Pilgrim Press, 2007).

*Lesbians and the Gay Person* (1998) ; *Pastoral Care of Gays, Lesbians, and Their Families* 以及 *Passing Through: The End-of-Life Decisions of Lesbians and Gay Men*。<sup>59</sup> 近年大都會社區教會出版了 *TRANSformative Church Ministry Program* 這本資源指引給想為跨性別和別異性別人士創造歡迎空間的教會。<sup>60</sup> 牧養關顧最終是關乎徹底的愛的問題，因為它是一種那麼有力的愛，以致消解孤立和群體之間的界線。透過教會群體和牧養關顧，LGBT 人士可以脫離孤立，進入徹底的愛的外在群體。

### 聖徒：突破徹底的愛

今天聖徒對LGBT人士有甚麼意義？聖徒只是迷信的踐行和流行宗教的古怪殘餘嗎？使徒信經提到相信「聖徒相通」，但這究竟是甚麼意思？事實上，很多LGBT人士尊崇特別的人物作為酷兒聖徒。他們包括傳統基督教聖徒，例如同性殉道的伴侶聖塞吉阿斯和聖巴克斯，以及聖斐麗西達（Felicitas）和聖佩蓓圖（Perpetua）。其他傳統聖徒包括聖艾爾雷德（Saint Aelred of Rievaulx）這位寫到

<sup>59</sup> Joretta L. Marshall, *Counseling Lesbian Partners*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 Larry Kent Graham, *Discovering Images of God: Narratives of Care Among Lesbians and Gay Men*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 James L. Empeur, *Spiritual Directions of Lesbians and the Gay Person* (New York: Continuum, 1998); David K. Switzer, *Pastoral Care of Gays, Lesbians, and Their Families*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1999); Jeanette A. Auger, *Passing Through: The End-of-Life Decisions of Lesbians and Gay Men* (Halifax, Canada: Fernwood Publishing, 2003).

<sup>60</sup> Metropolitan Community Churches, *TRANSformative Church Ministry Program* (October 4, 2010).

同性友誼的聖潔的修道主義者。<sup>67</sup>

這種尊崇聖徒的實踐也可以包括當代酷兒烈士和英雄 / 英雄，例如被行刺的同志政治人物米爾克 (Harvey Milk)、已故的非洲裔美國女同志活動家兼詩人洛特 (Audre Lorde)，以及服事 LGBT 群體，並在 9/11 世貿中心的恐怖襲擊中去世的賈奇神父 (Father Mychal Judge)。其他酷兒聖徒包括那些掙扎著有尊嚴地帶著 HIV/AIDS 而活著及死去的人，以及所有因為人們憎恨跨性別和別異性別人士而被殺害的無名酷兒。事實上，我的辦公室門上掛了

好些酷兒聖徒的聖像複製品，是由方濟會出色的藝術家倫茨 (Robert Lentz) 繪畫的。

從酷兒神學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將聖徒理解為**突破徹底的愛**。也就是說，聖

徒的教義是非常酷兒的，因為聖徒消解各種似乎是固定的界線，包括過去對現在、幻想對現實、神話對歷史、奇蹟對平常、神性對人性。由於他們對上主和鄰舍那徹底的愛，聖徒能夠跨越時空界線，藉以突破進入今日酷兒的生命。事實上，藉著尊崇聖徒，我們肯定上主那消解所有界線的徹底的愛，這些界線包括（但不限於）性態和性別。好像聖靈，聖徒的生命是地圖，讓我們回到上主那徹底的愛。

<sup>67</sup> 參 Martín Hugo Córdova Quero, "Friendship with Benefits: A Queer Reading of Aelred of Rievaulx and His Theology of Friendship," in *The Sexual Theologian: Essay on Sex, God, and Politics*, ed. Marcella Althaus-Reid and Lisa Isherwood (London: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4), 26-46.

## 徹底的愛：酷兒神學導論

RADICAL LOVE: An Introduction to Queer Theology

作 者 鄭書祥 (Patrick S. Cheng)

翻 譯 陳永財

主 編 胡露茜、黃寶珠、何萬寶

責任編輯 張小鳴

設 計 losau

內頁排版 Wooman

聯合出版 **性神學社 Queer Theology Academy**

香港九龍旺角道 11 號藝旺商業大廈 10 樓  
10/F., 11 Mongkok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基恩之家 Hong Kong Blessed Minor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香港上環永樂街 118 號昌生商業大廈 20 字樓  
20/F, Cheong Sun Tower, Wing Lok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承 印 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5 月初版

國際書號 978-988-17969-5-0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Edition "Radical Love: An Introduction to Queer Theology"

Published by Seabury Book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Church Publishing Incorporated

Copyright © 2011 by Patrick S. Cheng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Edition © 2016 by Queer Theology Academy & Hong Kong Blessed Minor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2016 by Queer Theology Academy &  
Hong Kong Blessed Minor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All Rights Reserved

《徹底的愛》是酷兒神學入門之作……作者爬梳酷兒理論與酷兒神學的歷史發展，治學嚴謹，冷靜客觀，精確論述酷兒神學的理论因果性譜系，一步一步帶領讀者進入豐富的酷兒神學世界。

歐陽文風

美國紐約大都會社區教會牧師  
社會學及性別研究教授

本書作者鄭書祥博士先後受法律和系統神學訓練，多年參與北美男女同志運動，致力反抗種族歧視，是有名的亞裔酷兒神學家。他著作等身，在本書以後，還出版了多本英文書籍，我希望本書問世，能對華人教會和社會有幫助，並給予華人酷兒們支持和鼓勵。

郭佩蘭

著名亞洲女性主義神學家  
現任教於美國麻省劍橋聖公會神學院

聯合出版

性神學社  
Queer Theology Academy

基恩之家  
Hong Kong Blessed  
Minor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酷兒（Queer）的重點不在相異，而在酷似，不是去消除所有規則，或是合理化反律法的存在，它建基在神的徹底的愛中……深望讀者在細讀這本在中文世界罕見的神學論述時也有同樣的親切感：我們都是酷兒，有同樣性質的困境，有同類的掙扎，有同樣的盼望，希望能同心努力，為世界，尤其是教會，恢復彼此的親和。

陳佐才

聖公會法政牧師

ISBN 978-988-17969-5-0



9 789881 796950

©2016 by Queer Theology Academy &  
Hong Kong Blessed Minor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All Rights Reserved